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宋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 榻 簟 席 薦 褥 氈 毾㲪 氍毹 毾㲪 牀襜

步障一

增拾遺記曰石虎為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于洛川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原錦步障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鐵步障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欲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元度為之解紛諸人遂不敢犯境劉眞長歎曰王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增青綾步障晉書曰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謝氏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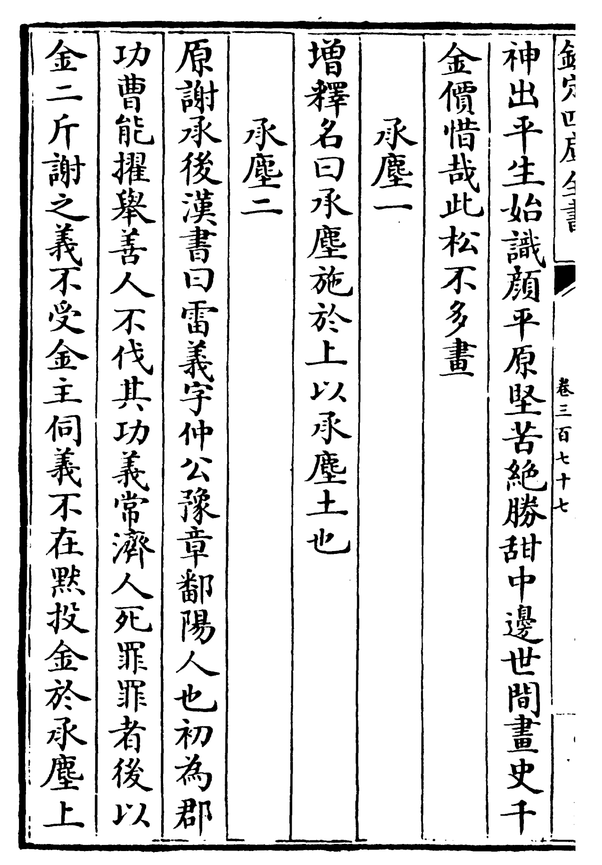
又見步障一

絲布步障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裹步障三十里

步障三

增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

雕玉為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餜瑪瑙街長行鈿車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嬋娟墜樓寶珈碎月明夜半啼鷩鴉　陳泰題松障圖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鬅鬙蒼凝氷不遣勢摧折清籟時與鬅低昂蘭為兄兮雪為友燕坐松間自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自離筆已見雲烟生蓊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眞恐幽陰思



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若絕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承塵三

原金箔承塵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彌與佛作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朱畫承塵楚辭曰經堂入奥朱塵筵注云塵承塵也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奥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

獼猴有鬼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鎖鎖之著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獼猴有悲鳴狀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獼猴死後有鬼乎

老狸為神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二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手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輒言省内事伯祖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

鳩來為福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祝曰鳩爾來為我福耶飛上承塵

雞落恐怖　語林曰傅信怒母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牀一

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說

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笫牀簀也杠牀前木也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　揚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牀板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音詵其上板衞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易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　又曰彧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增周禮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笫　原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

牀所壞者為憂妻也　原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桼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增隋書曰時以讖故改胡牀為交牀後唐穆宗改為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㭽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禄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横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癡牀言倨傲如癡　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

繡帕宋初内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牀

牀二

增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為玉牀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笫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增後漢書曰羊茂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内高弘為瑯琊相亦然　世說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劒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劒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縁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羕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賔客羕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與君談賔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

幾爲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

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矖頭神氣慨然

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絶穀設小牀常

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

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

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

取一頭為曽氏之後所訟　原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脚長六尺後宮别房中有小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碎之惡勞人也　增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設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又曰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眞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階縈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彦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埽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為

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絶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為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兹等國其王座金牀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容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

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名三品以上賜宴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

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眞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方之厥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蘇頴濵曰轍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為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遥堂

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原珊瑚　玳瑁　漢武帝内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黄金几封以白玉函以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安著柏梁臺上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象牙　麢角

孟嘗出行五國至楚楚獻象牙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摽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願獻之戌因諫孟嘗君勿受乃止　異物志曰白麢狼形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則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逐入林則得之皮可作履韉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踞牀

龜搘 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搘牀三十年放之猶活 鼠跡 語林曰簡文帝為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坦腹 晉書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諸子弟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見問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逸少也以女妻之 合歡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七寶 增五香 魏收後魏書曰韓武字道威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嘗獻七寶牀象牙牀 又唐李白被名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鑾殿又見牀二 隋煬帝觀文殿兩廂為堂十二間廚前設五方香牀綴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簟前行 鬱金 瑪瑙 文選詩曰羽帳鬱金牀 開元天寶間西域波斯遣使獻瑪瑙牀 原沈香 增

華鏤　興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沈香板牀刺史王淡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法存出為祟也　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牀

原觜蠵

增師子　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觜蠵之牀馮玫瑤之几對金精之盤　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

紅蓮　苦竹　日下舊聞大都宮殿考曰置金酒海前後列紅蓮牀　宋楊廷秀詩曰猫枕桃笙苦竹牀

原神女金　仙人石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金牀玉几　鄭善長水經注曰夷水右經石室南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又云仙人以白玉石為牀

華山白玉　辰州朱砂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見白玉為牀　東坡詩注曰辰州鑾洞小龍中生白石石狀如玉牀牀上生朱砂大如箭簇小如芙蓉　又文選詩曰白玉為君牀

桓伊

弄笛　魏收讀書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蓄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與伊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上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笛為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不交一言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脫減而精力不輟

賀革思義　宗武讎書

南史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耕求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杜甫示子宗武詩曰讎書解滿牀

牀四

原玉牀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玉牀又詳牀二

銀牀

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蘇味道咏井詩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牀又唐詩空汲銀牀井

藜牀

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又詩衰病只

藜牀　荃牀魏曹植九咏曰蕙幬兮荃牀　踞牀論衡曰孔子將死遺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崩　增支牀李白詩支牀錦石圓蘇軾詩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　原安身夜以安身

養體史記　增花牀花木録曰剪牡丹花欲急則花牀無傷　糟牀杜甫詩豫知秫黍收已覺糟牀注　匡牀劉後村詩甘寢就匡牀又詩匡牀竹火爐　筆牀樹萱録曰南朝呼筆管為牀又四管為一牀徐陵玉臺新咏序曰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又陸龜蒙茶竈筆牀往來又詩青苔生筆牀　月照文選詩明月皎皎照我牀　書連杜甫詩云牀上書連屋　歌牀水影照歌牀　風牀杜甫詩風牀展書卷　鸞牀歐陽脩詩鸞牀倦晨興　異牀上士

異牀

四大牀 東坡借佛印四大作禪牀

六尺牀 白居易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蘇軾詩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書滿牀 杜甫詩攤書解滿牀

笏滿牀 蘇軾詩他年笏滿牀

原伏牀泣 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

同牀臥 史記曰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家貧兩人同牀臥

華元登 左傳曰楚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楊素撫 封儉為內史令楊素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一云謂李靖左僕射

王導固辭 晉書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增

林甫屢徙 唐李林甫為相多結怨于人虞刺客竊發出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居則重門複壁如

防大敵每一夕屢徙其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原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曰安坐玉牀聽韶行觴飲福萬歲曰壽無疆

出坐玉牀　易是類謀曰羣黨假威出坐玉牀注云小人羣黨取王者威權坐於牀

沛公踞牀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名酈食其至入謁沛公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聚徒合義兵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裴遐墮牀　鄧晉記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無慍色

從地中出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　荆州記曰湘州南寺賈誼所穿井井旁有局脚石牀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相傳誼所坐也

言不踰閾　牀笫之言不踰閾

增偷閒暫臥　蘇軾詩偷閒暫臥老僧牀

董偃石

牀 拾遺録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在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

又詩暑臥石牀寒

李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支木為牀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為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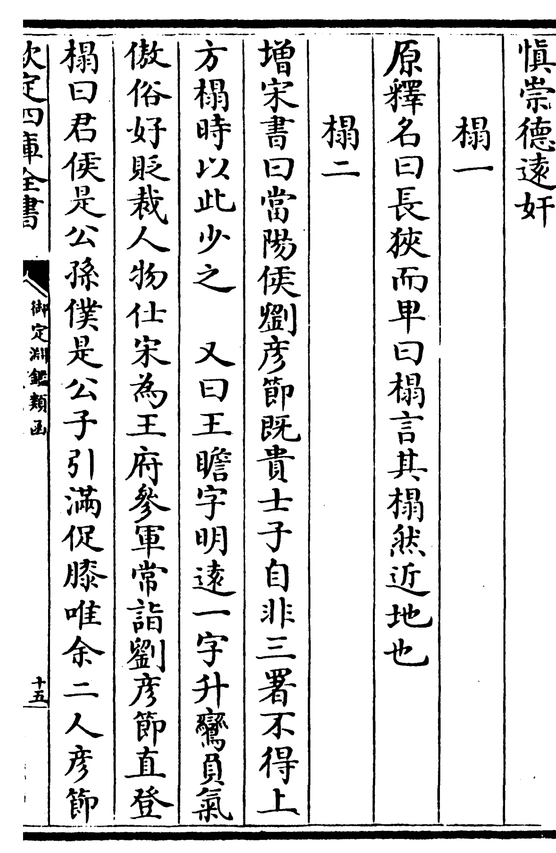
緝石為牀 拾遺録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牀五

原詩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

中久坐屢好為頻移　增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青奴一壁寒更揩緑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驚起天將曉牕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綫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頭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誰知絶憐小玉情縁重到死春蠶始絶絲

原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



愼崇德遠奸

榻一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增宋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雖酬之意甚不悦　唐書曰𤣥宗命太常韋縚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面案令縚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無座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内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原唯徐穉設 增為周璆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穉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守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原簡雍獨擅 增羅藝獨坐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 隋書曰隋羅藝營州總管容貌瓌偉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原臥處盡陷 膝處皆穿 列仙傳曰修羊公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反歸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榻上當膝處皆穿

增延之諫帝 東坡就僧 顏延之為

祕書監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之因醉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為變色　蘇東坡黃魯直一日在佛印禪師處飲至暮阻雪衾席不備東坡曰就與老僧共榻不亦可乎

榻四

增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洽翠娥連象榻

土榻 宋張耒詩曰主人埽土榻

原升御榻 北齊趙彥深官司徒禮遇稍重每引見或升御榻

換父榻 後魏任城王澄長子順拜僕射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坐順涕泗交集令換之

長史榻 梁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

刺史榻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

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連榻坐客 晉羊琇為護軍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坐琇曰杜元凱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 一曰羊雅舒後至云云不坐便去

合榻對飲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於孫權權見肅甚恱之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增榻畔鬢絲 唐杜牧題禪院曰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榻上積笏 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門笏置榻笏重積其上

一榻之外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

臥榻之側 長編曰趙宋代江南徐鉉入奏乞罷兵太祖曰江南主有何罪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簟一

原説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

也　方言曰箄宋魏之間謂之笙今江東云笙也　增又曰或謂之籧篨曲自關而東謂之箄其直文而粗者謂之籧篨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筕篖　書曰敷重篾席黼純敷重筍席玄紛純注云篾桃竹席也白黑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玄紛純以玄黑之繒雜為之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莞上簟　增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又曰莞簟之安而蒲越
稾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
南子曰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簟二

增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
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二竹簟畫九宫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謐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曽遜位賜簟褥一具　世説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増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隷之隷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為勝乃賞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筆便成

舉坐賞擊擒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唐書曰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為犀簟貂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簟三

原黄篾 赤花 庚翼與燕王書曰令致文二細桃枝簟十黄篾雙文簟二王獨受黄篾雙文簟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增象牙 龍鱗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簟又詳簟二 古詩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白薤 紅藤 白居易詩白如鋪薤葉蘇軾詩曲股薤簟有佳處 北户録曰瓊州出紅藤簟

原桃枝 桃

笙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按桃笙竹簟也與象牙簟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增結花　**含霜**　文選曰結花者為紈簟　謝玄暉詩曰珍簟夏含霜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羣以竹簟貽韓愈　宋歐陽修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為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詩俱詳簟五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簟四

原楚簟　王鑒竹簟賦曰楚簟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簟　文選詩曰珍簟清夏室竹簟也

夏簟 夏簟清兮晝不暮又杜甫詩留客夏簟青琅玕 增臥簟 杜甫詩酒醒思臥簟 蓬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 平簟 東觀漢記殤帝詔省荏弱平簟 弱簟 王廙春可樂曰弱簟平端 竹簟 雲仙散録曰房壽六月名客坐竹簟 風簟 宋曾鞏詩曰巳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 李白詩曰微微淒淒簟色寒 光耀 韓愈咏簟詩曰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 又曰捲送八尺含風漪 五人簟 唐六典曰澧州出五人簟

簟五

增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

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黄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顧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秪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氷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底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入滿堂秋色冷龍鱗　宋歐陽修枕簟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黄琉璃光緑玉潤瑩淨冷滑無

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茍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愜適從來羸苶苦疲困況此煩熇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

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臥潁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卯石蘄匠簟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斵骨自合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廈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貴雖有頒氷論官職官高職重氷則多日永氷消難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簟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

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幮頂綻屋蝎墜菅席中裂麻經横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緑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樂爾公令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緑玉色蘄水織簟黄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

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歊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故藏硯璞玭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眞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自私却顧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筆人所驚久矣四海流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横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頽尾為

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眞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蘄簟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東坡病瘦長羇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

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顧公淨埽清香閣
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乗此朝閶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兼桃象周
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
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笏篁多品篠簜
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
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

南館高臥北牎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舒一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也　增又曰席藉也　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

與坐不中席注不敢當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毋踖席踖躐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增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簟 原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衽席簟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席蒲筵繢純紛白繡也純緣也次獸皮為席也繅席削蒲蒻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矢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蒻復筵方薦帛

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

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葅稭　盧毓冀州論曰

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

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

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

席經席　增范汪荆州記曰安城郡令屬江州出桃枝

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莾煌葉圓如荷去之十

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温

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貢水葱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棨草席許州出藨心席揚州貢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薫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黄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曽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臯繇不下席而天下

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縁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

純孔安國注篾桃枝竹也黑白之繒以純緣也純音準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厎翡華也綴雜綵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莞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筍蒻竹也玄紛黑緣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下展禽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原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

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亦不敢與焉　原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紐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

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令發褥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居環堵之内坐三經之席　增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

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為牀著艾為席　原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為門　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原史記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又曰趙

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光武紀曰側席幽人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增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上　原又曰王常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

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　又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又曰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　增又曰趙丙有術曽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原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　增高士

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謝承後漢書曰衞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賔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原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禄給子孫復無完席耶

惇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増會稽典録曰隆脩字奉遷為豫章太守聽事薦編至絶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原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蔎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説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緑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鄄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

以蓬為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録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甞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内見一女子姿容甚麗盻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絶之其正如此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

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為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别設席曰吾女欲覔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嬛記曰謝仙女盛夏上元宗以生凉之席　唐書曰玄宗子潁王璬為劒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緑縁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澹如也

席三

原五香　六采陸翽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下詳

席一　碧蒲　白莞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迴風　半月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　拾遺記曰薄乘草高五尺葉色紺莖如金形如半月亦曰半月草無

花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為布為席

增魚鬚　原象牙　成公興內傳曰登白鹿山廷成君入為數魚鬚之席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增桃枝　槃草　鳳翮　虎鬚　俱詳席一

原綠熊　增紫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杜陽編曰處士伊祈元占名入宮設紫茭席本烏弋山離國獻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玳瑁　薜荔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　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以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原羊皮　增龍鬚　羊茂為東郡守坐羊皮席下詳席一又詩太上獨坐龍鬚席

秦蒲　海草　唐沈佺期詩曰眠共席秦蒲　宋謝翱詩曰明席織海草

原設熊

鋪金 周禮司几筵職曰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玄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獵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其母懷之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席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即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增 **舍者爭** 原 **故人避**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子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注云去其矜夸故也 史記曰丞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魏其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

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効兒女呫囁耳語注云半膝席膝半在席上也屬作畢盡也

黼黻純　麟鳳飾　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　拾遺記曰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蕪香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霧麟鳳之狀

戴益五十　殷重八九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邪

席四

原白蒲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神用白蒲為席或作白莞青蒲漢書史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椰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椰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椰葉為席蘭席曹植九詠曰菌薦兮蘭席又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紺席漢舊儀天子祭地登紫壇用紺席六重瑶席楚辭曰瑶席兮玉瑱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瑶席增笋席宋徐積詩曰蒲菡笋席正高居葭席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毯毛原不煖韓愈曰孔席不暇煖無完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崑字文通為太農督丞坐無完席

不同　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重　左傳曰吳闔閭居不重席

避席　孝經曰曾子避席而請

棄席　韓子曰晉文公至河令席衽捐之咎犯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鮑照詩曰棄席思君幄願垂晉王惠

增割席　詳席二

促席　促近其席

同席　淳于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原前席　賈誼傳曰漢文帝名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唐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增綺席　陸倕石闕銘曰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燕席　韓愈詩曰心懷平生友莫能在燕席

雲紈　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巒之觀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濡姧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姧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花墜席人生如樹花或落糞溷或墜茵席　雨霑席杜甫詩雨來霑席上　玉

江𤖹席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此草最可騐何必青龍鬚織作玉𤖹席欣承清夜娛

樓席杜甫詩江樓枕席清　原憂側席禮有憂者側席而坐　喪專坐有喪者專

席而坐　以席自障王隱晉書曰蘇峻亂王坦之妻以席自障得免　增舉席自

障唐書牢相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織席為業蜀先主賣履織席為業

原織席自給後漢書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結茅屋與諸生織席自給後為兖州牧

晝前晝後禮記虛坐晝後食坐晝前注云嫌汙席也　五重三重又曰禮有以多為貴

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增滑而且凉湘東備録曰唐巾王取豬毛刷

净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凉

屈而不損 朝鮮國出滿花席草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席五

原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曰照日汀洲際摇風緑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

必羊肫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玄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原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說文曰蒻蒲子也可以為薦

薦二

原錦緣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草緣　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篨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獏皮代旃闒坐平莞

茵薦　曹植九咏曰茵薦兮蘭席蕙幬兮荃牀

增木薦　漢書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當也

原紫羅薦　漢武帝內傳曰帝齋于尋眞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

黃莞薦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數黃莞薦莞色若金

增給馬撤薦　晉書范逵嘗過陶侃侃母撤所臥新薦給其馬

淚母爛薦　齊庾沙彌母亡所坐

薦淚沾
為爛

褥一

原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增又曰茵車中所坐用
虎皮也　爾雅曰蓐謂之茲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
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
襯褥十六　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裹裝釘施珠坐
褥絡興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為主苟尚
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為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行馬褥用銀褐黄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闌内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暢為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原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率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增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其少小常苦被褥太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致於至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木為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頹毀呰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氊褥吳録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徳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一作孟仁字恭武江夏人從李繡學）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温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箪褥一具

增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禄大夫還第詔賜牀帳

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歎息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杜陽雜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瑶英載為處却塵褥褥出句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輟耕録曰元文

定王錫喇卜為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都爾伯珍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增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杜甫詩曰褥隱繡芙蓉 鼲貂 原鼷鼠 張易之母有牙席犀簟鼲貂之褥蛩蛩之氈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鼷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為褥却風寒 增冰蠶 金縷 樂府雜録唐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坐滿室清凉 輟耕録曰寢殿西夾有楠木寢牀金縷褥

原紫罴 白豹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罴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齊書曰褚彥回弟澄為左民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增花裀作褥 香爐臥褥 開元遺事曰學士許瑾每結宴花圃中未嘗具幄設坐使童僕聚落花鋪於座下曰吾自有花裀之褥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

褥四

增紫褥 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 繡褥 繡褥花裀列滿堂 原蒲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芳褥 謝惠連賦曰援綺衾兮坐芳褥

繡茵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馮黄金塗韋絮薦輪 高茵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文茵一詳褥 錦茵南越傳曰尉佗臥象牀錦茵 獨坐褥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承牀褥三獨坐褥二 步輿褥又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中褥一步輿褥一 茵褥調良蔡邕協初賦曰莞蒻和軟茵褥調良 茵褥不安陸機百年歌曰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顰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褥五

增詩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

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鬭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坦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蹉開塞餧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

增啓梁簡文帝謝勑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氷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傾漢

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原梁元帝謝勑賜褥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眘非遥挹婁無遠

氈一

增說文曰蚩毛可以為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毛為氈以待邦用事　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緋氈

氈二

增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綈藉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幸不為煩

北齊書曰裴寛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閑雅善于荅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寛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又曰綦儁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别因辭故見敗氈獎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

後唐李愚渤海無棣人有疾明宗遣官視之見其敗氊

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氊三

增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氊絳染氊 蘇軾紙帳詩曰暖于蠻帳紫茸氊

楊花糝 雪花鋪 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氊 黄庭堅詩可怕雪花鋪白氊

氊四

原氊席 漢書食貨志曰氊席千具亦比千乘之家 增氊筆 摭言曰唐李紆放舉人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值令史醉以氊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為故事 原荷氊

聖主得賢臣頌曰荷氊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咽氊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絕不與食天雨雪齧雪與氊毛褁咽之

索佳氊 魏氏春秋曰李勝為荆州刺史曹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王謬問勝并州有佳氊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為也

割半氊 謝朓見江革敝絮草席躭學不倦乃脫所著被并手割半氊與之

比肩氊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氊比肩獸名也

大花氊 廣志曰羌女人被大花氊以為盛服

草為氊 黄庭堅詩曰鉏頭為枕草為氊

蝨生氊 蘇軾詩曰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氊

寒無氊 杜甫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

靴無氊 北齊書曰趙彦深靴無氊衣帽穿敝司馬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

舊青氊 杜甫詩曰遥憶舊青氊

合花氊 梁簡文帝詩曰雲母牕中合花氊

魏武青氊 魏武與楊

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

子敬青氈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自裹以氈 魏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自撤眠氈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撤已眠氈與之

氍毹一

增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 聲類曰氍毹毛席也

廣志曰氍毹白氎毛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之氍毹非其所生案氍毹本作氍毹音瞿搜織毛褥也

增諸葛亮詒吝恢曰行當離别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氍毹二

原𦋺絲　魏略曰大秦國以野𦋺絲織成氍毹其文有赤白黑緑紅絳金縹碧黄十種色　羊毛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軒若飛　增美人贈張衡四愁曰美人贈我氈氍毹　原北堂坐古樂府曰請客上北堂坐氈及氍毹　天竺出呉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氍毹　月氏出周書曰波斯國大月氏之别種也其地出

毾㲪一

原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下所以登而上牀也案毾㲪亦作毾㲪音塔登罽也

毾㲪二

原五色 魏略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屬有五色九色毾㲪海東諸國所作也

百種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住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為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籍焉法存後形見於府內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馬鞍置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鞍置氈毾㲪上設酒肉

增軍帳施 馬馳

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毾㲪士卒飄於風雪

原出毾㲪 南史曰中天竺國出好裘毾㲪

鋪毾㲪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毾㲪云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去郗無忤

牀襜一

原釋名曰牀前帷曰襜襜襜垂也 增通俗文曰障牀曰幨

牀襜二

原綠綺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絹裹牀襜二 增青霞 蘇軾詩曰夢中仇池

千仞巖便欲
攬我青霞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

服飾部九 枕 被 搚 竹夫人 杖

枕一

原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說文曰枕卧爲所薦首者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内外雞初鳴咸盥漱斂枕簟　漢書曰須雖鮮不加於枕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

之厚薄枕之高下

枕二

原越絶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温者穀為之暴貴當温而寒者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増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

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不驗　原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鉏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有龜文枕　增後漢書曰樂崧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每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輙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

餐給幃被皁袍　原東觀漢記曰黄香事親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　增漢官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增拾遺錄曰魏咸熈二年宫中夜夜有物吼呼詔使宦者暗伺之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中左目虎隱形後於藏中見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大異之有大臣云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云是單池國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

神　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髻枕銀環鈎

副之　宋書曰武帝時寧州甞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

北征以琥珀可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南史

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

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

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又曰王茂爲雍州長

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

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敍害日甚使君家

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邪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

紹叔入見武帝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性清慎嘗語

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寫

書　唐書曰明皇爲太子時嘗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

之　開元遺事曰號國夫人所枕夜明枕不知其價夜

中照廳其光如晝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以木枕

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

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攲由是得寤

名曰警枕又號折中不睡龍　清異録曰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閒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范太史集曰司馬温公以圓木爲警枕覺則起讀書　元史曰至大中以内府碧玉寶枕賜王磐　華夷考曰偶武孟爲武岡州幕官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碎之見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

葛亮雞鳴枕也

枕三

原柟榴　增翡翠　吳書曰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而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　宋史曰楊行密子孫居海陵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劉重進入其家得水晶盞翡翠枕以獻

雙槊　重明　潛確類書曰謝無逸詞雙槊枕百嬌壺　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如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又有一道士持香執簡而行循環不已謂之行道眞人其瓦木丹青衣服簪紱纖悉備具通瑩如水

水精　珊瑚　妃古録云蔡君謨水晶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古詩云睡愛珊瑚枕上凹

磁石　色綾　潛確類書豐寧傳曰益眼者無

如磁石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皇宮中多用此枕酉陽雜俎曰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紋人取之以爲枕號曰色綾枕

鴛鴦 **鷓鴣** 山堂肆考曰晁以鷹鷓鴣天詞咏荼蘼花云風不定雨初晴曉來苔上拾殘英速教貯向鴛鴦枕猶有餘香入夢清 明皇雜錄云同昌公主有鷓鴣枕

神雞 **伏熊** 常新錄云宣城妓史鳳待客異者有神雞枕 唐書五行志云韋后妹七姨嫁將軍馮太和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鹿角 **虎頭** 潛確類書云洪厓先生欲歸河內舍下劉守璋贈以揚雄鐵硯四皓鹿角枕 問奇類林李廣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取其頭爲枕示服猛也

黃花 **紅羝** 唐詩云盧女黃花枕張家碧玉杯 唐宣室志云韋斧遇王清之女持寶以贈因出一枕曰紅羝枕似玉微紅有紋如粟奇光炳然

相思 **無患** 李白詩云

爲君留下相思枕　滑碓類書曰卞敬宗有無患枕賛古今注云昔有神巫曰淫眊能作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櫨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競取此爲器以厭邪魅故櫨木曰無患　破醒　遊仙　又曰左玉爲之冬温夏凉醉者破醒夢者遊仙　開元遺事云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温潤如玉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爲遊仙枕

枕四

原芳松　劉向别録云向有芳松枕賦　芬若　長門賦云摶芬若以枕兮席荃蘭而茝香王濟注曰芬若蘭茝皆香草　湯林入　幽冥録曰焦湖廟祝有柏枕三十餘年枕後一小拆孔縣民湯林行經廟祈福祝曰婚姻未可就令林入拆内見朱門瓊臺勝於見世趙太尉爲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選

林祕書郎俄遷黄門郎林在枕中永無思歸之懷遂遭違忤之事祝令林出林在枕内謂歴年載而實俄忽之間也

增盧生臥 枕中記云開元中呂翁經邯鄲有盧生同邸主人方炊黄粱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榮適如願坐臥夢身遂枕穴中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其夕卒遂寤時呂翁猶在旁主人黄粱尚未熟也

原大秦五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滕放六安 異苑云滕放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旁人莫不爲怖懾而放徼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蓋六安也

平子王枕 語林曰王平子從荊州來王敦欲殺之平子手恒持玉枕以此未得發

印疏石枕 列仙傳曰印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枕牀焉

王臣枕語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承約何以不來枕

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飲至乃缶也

從事枕聲　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增盜枕還師　淮南子云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未幾齊伐楚偷夜出盜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

具枕殺妻　太平御覽曰笣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

按贓得枕　唐書云盧昂坐贓盧簡辭窮按之得瑟瑟枕大如斗

鞫罪得枕　又云御史鞫浮屠機辨得金寶神枕

枕五

增詩唐錢起白石枕詩并序曰起與監察御史畢公耀

交之厚矣頃於藍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德也許爲枕贈之及琢磨將成炎暑已謝俗曰猶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眞畢公之佳賞也故珍而賦之曰琢珉勝水碧所貴素且貞曾無白圭玷不作浮磬鳴捧來太陽前一片新冰清沈沈風憲地待爾秋已至璞堅難爲功誰怨晚成器比德無磷緇論交亦如此　崔珏水晶枕詩曰千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北方寒氣此中凝黃昏轉燭螢飛沼白日褰

簾水在簪斬簟蜀琴相對好裁詩乞與滌煩襟　薛逢
石膏枕詩曰表裏通明不假雕冷於春雪白於瑶朝來
送在凉牀上只怕風吹日炙銷　釋皎然答章居士花
石長枕歌曰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長枕知是玉全疑
氷片睡恐銷閒發花叢驚不足贈予比之金琅玕瓊花
爛爛浮席端吾師道吾不執寶今日感君因執看試叩
鏗然應清律纖塵不留蠅敢拂萬物皆因造化資如何
獨負清貞質南山有雲鶴在空長松爲我生凉風髙友

抱詠樂其中行住四儀皆遣意不學小乘西竺士惟將此物安坐隅取次閑眠有禪味　又贈康從事桃花石枕歌曰卞山幽石產奇璞荊人至死採不著何人琢枕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劍工見兮可為劒玉工辨兮知非石至寶由來鑒者稀今君獨鑒應欲惜何辭售與葦天眞幸得提攜親玉人河中棄置君不顧天生秀色徒璘玢四座喧喧爭目悅巧過造化稱一絶莫言昨日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缺六月江南暑未闌一尺花氷

試枕看高牕正午風颸變室中不減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感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又送安吉康丞桃花石枕歌曰君吏桃州尚奇跡桃州採得桃花石爛疑朝日照已舒含似春風吹未圻珪璋特達世所珍吾知此物亦其倫應羨花開不凋悴應喜玉片無緇磷立性堅剛平若砥君子偏將交道比何人亦秉堅剛姿吾見君心得如此君心所好我獨知別多見少長相思從今賞玩安左右萬里提攜君

莫辭　宋林亦之題林稚春菊花枕子歌曰故人所說
菊花枕似把冰紈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炯數在青囊
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蒹葭往往得之嵇阮家閉門讀書
二十載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小作箸頭書殘更燈火
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斗塲屋歲月又不偶邿來南山
青草邊東西盡爲菊花田手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
三百斛昨者昏迷才起來解把蠅頭小字讀乃知妙物
通羣仙一切欒裹脃稾捐

原賦晉張華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絶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萄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鷩鶴之徑逝或類鴻鶤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咮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冏朗灼儻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

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絕際無間形姸體法旣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觿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逡巡不敢與並相思㢊幾晞風於末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兹瓌旣剖旣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

加而美曄春榮　孫蕙楠榴枕賦云體非一變姿稱難

學蜿若蟠虬翩似交鶴氤氳雲霧旁成山岳

原銘漢崔瑗柏枕銘曰元首云尊惟乾之精貽我良材

玄冬再榮是用爲枕爰勒之銘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

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按六安枕言六面安也

後漢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晉蘇彦楠榴枕銘曰珍

木之奇文樹理鮮𣗳㯿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

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元頤神靖

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

色空無著故能忘情　張望枕銘曰制爲素枕聊以偃

仰撫引應適永御君子　增唐羅袞枕銘曰或枕或欹

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原箴晉張華瓌材枕箴曰彧彧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

阻升於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

冠御於晝枕式於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

性和神

原贊晉殷道陽枕贊曰孰若芳枕無動無勞功不近名愈積愈韜承閑媚性理超緼袍　卞敬宗無患枕贊曰長隅災氣永集靈祉展轉枕之寤寐含喜　卞範無患枕贊曰器物多祥君子攸宜有去有取慶合患離覺寐枕翫功用潛施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

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一

原釋名曰被被也所以覆被人也　增說文曰衾大被也　身章撮要曰被寢衣也大被曰衾單被曰裯　原毛詩曰錦衾爛兮　增又曰抱衾與裯　禮記曰褻衣衾不見裏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原楚詞曰翡翠珠

被爛齊光

被二

增左傳曰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原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

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漢書王章傳曰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東觀漢記曰上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太息　又曰

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又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增海内先賢傳曰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　後漢書曰范

丹為萊蕪長去官無被惟以空囊自隨　又曰宣秉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帳幃什物　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而已　原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入直青綾被白綾被或錦被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增吳志曰蔣欽爲津右護軍

孫權嘗入其内其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原列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而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庻聞君子之言耳　晉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彩文綺被一絳羅四幅被四繡羅五幅被一　增晉書曰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徑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

色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之　原郭子曰殷洪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增南史曰沙門釋寶誌亮欲以衲被遺寶誌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虞龢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原梁書曰裴之横不事産業兄之尚爲狹被蔬食以激之之横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

後立功乃作百幅被　增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紋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宋史曰眞宗北巡宋湜分押後陣以疾亟聞帝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常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塗之寒　元史曰蘇爾約蘇哈雅辭官還江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就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

被三

原賜繡覆錦 後漢書曰李仲都爲大將軍世祖賜之輕衾繡被 東觀漢記曰馮豹爲郎奏事未報俯伏省闥從昏至明肅宗使期門郎以錦被覆豹令勿驚

增七枚 三穴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 轂耕錄曰蜀王孟昶有一錦被其濶如今之三幅帛一梭織成被頭作三穴若雲板樣扣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即鴛衾也

斜覆 反臥 家語云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曾西往弔見之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夏侯孝子集云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

原作二幅 賜百領 桓任別傳云任後母酷惡常惛任爲作二幅箕踵之被 漢書云霍光薨詔賜繡被百領

上一雙 送四幅 皇甫規與馬融書云謹遣掾吏尚許奉上絮被

一㡘䌫一量以通微意　孫舒元在窮記曰遭亂之後隰陽令述祖送四幅絳被一領　**恤親戚**孫畧別傳云親戚有窮老者咍咸推被以恤

授寒苦之冬寒不解帶而寢　杜祭酒别傳云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晏起乃歎曰暖眠使人忘起因令著陌上有寒苦人舉被授之君後常眠布被中　**增**

學書畫腹　**屬文覆面**唐書曰王紹宗素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閒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又曰王勃每屬文則酣飲引被覆面而臥覺則立就　**龍文鳳彩**　**奇花異葉**杜陽雜編云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冰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可及暑月覆之清涼透體　山堂肆考曰唐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閒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世所罕比絡以靈粟之珠五色輝映

被四

增鴛鴦被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鵝毛被唐劉恂嶺表録異云南方酋豪多選鵞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幅縱横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鵞毛被柔而性冷宜覆嬰兒兼辟驚癇

原林茂郤被豫章烈士傳云林茂爲郡功曹病被不覆軀郡將與大被衣襟皆郤不受　孫晨無被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　小吏入寢晉中興書曰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令使他往冒雨還令不在逸假衣入寢令被衾中令還詰之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必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　鄂君舉覆説苑云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華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

覆之 大被竟牀 蔡邕協初賦云長枕橫施大被竟牀 繡被隨風 益部耆舊傳云王忳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黃金十觔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困絕忳賣金一觔以給棺柩餘悉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後忳乘馬馬突入金彥父家彥父見曰眞得盜矣忳說得馬之狀又取被視之彥父曰卿有何陰德曰念葬諸生事且說形狀彥父曰眞我子也忳以被馬歸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 增後母斫被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其起中被獲免 孝子蒙被 語林云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被五

增詩古樂府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唐李嶠咏被詩曰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繡羅薦合鴛鴦光逸偷眠穩王章泣恨長孔懷欣共寢棣萼幾含芳

宋劉子翬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詩曰寒聲移晚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戀惓意自遣素風含混沌春煦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下舒魄流輝忽捲

潮無迹未能澡余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澼洸蜕骨齊麗密乃知瑩然姿故自漸陶出治物猶貴精治心豈或逸平生感交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内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寐常惕惕親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覿獨警發鏗鍧邪思戢豪忽勿謂絕知聞虛闌百靈集鼎鬴或存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陸游寄謝待制朱丈紙被之貺詩曰

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於緜放翁用處君知否不是蒲團夜坐禪　又曰木枕藜牀席見經臥看飛雪入牕襦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欠高人爲作銘　謝枋得求紙衾詩曰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持龔勝扇不著挺之緜養性真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罣絮晴日臥雲邊

原銘晉傅玄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增宋范祖禹遺司馬溫公布被系以銘曰藜

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貴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陸游作司馬温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明方孝孺被銘曰已之温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又曰德之失錦被慓道誠完布被

安　又曰持敬勿墮恒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原啓梁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艷蒲桃采踰聯壁鄂

君懸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

遠謝鮮明漢老恍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竹夫人

增傳宋張耒竹夫人傳曰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川

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

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宫自衛皇后以下

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皇后等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緑衣黄中單上笑曰所謂緑衣黄裏者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宫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由是莫有妒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暇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

臣等更為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名卿至期果復名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復遣將作大匠别選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宫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

增詩宋蘇軾寄柳子玉詩曰聞道枕頭惟竹几夫人原不解卿卿　黄庭堅咏竹夫人詩曰青奴原不解梳妝合在禪齋夢蝶牀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膚氷雪助清凉山谷自注云憇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青奴　又曰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　晁沖之和江子我竹夫人詩曰黄藤白簟倦呼盧高臥南牕示楷模郭芍藥情元最密鄭櫻桃迹近相疏下帷度日甘同夢隱几終年得異書晚

向禪房陪杖屨清秋霜霰意何如　呂本中秋後竹夫人詩曰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凉便學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異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爲專房　劉子翬棄竹夫人詩曰愛憎情易遷感物思鬱紆念昔未棄捐常侍君子居煩襟一披豁雅抱何清虛蹉跎怨時暮凉德竟見疎飛霜皓中庭楞然委牆隅的皪珠幃深熒煌錦茵鋪豈不懷君恩君心已非初當年紈扇謠抱恨同

區區

杖一

增説文曰杖持也所以扶持而防傾跌者也　周禮曰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爲函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　又曰進几杖者拂之　原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增嶺表異録曰海中有大蝦鬚長丈餘可爲杖　廣志曰九眞出靈壽杖師古注云靈

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原陸賈新語曰夫居髙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以聖人居髙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增潛確類書曰陸務觀云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踈　原曹植矯志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杖二

原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禮辨親疎之義　搜神記曰漢文帝嘗微服懐金過魯少千少千拄金杖出應門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新序曰

昌邑王徵爲天子到滎陽置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

漢書孔光傳曰平帝詔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賜太師靈壽杖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案户比民之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　增魏志曰周宣爲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

日黄巾賊必滅至期賊果破　原又曰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説袁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　又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黄耇襃崇老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高年受兹嘉賜今賜延年杖及憑几

吴書曰全琮年高賜以御杖　增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年老並賜藜杖一枚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談藪曰後魏河間邢巒字洪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按巨源山濤字太武諱燾故不敢言山桃借言巨源云　宋史曰徽宗初立内苑稍畜珍禽奇獸江公望立言非初政所宜帝悉縱遣之惟一白鷴畜之已久帝以拄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又曰崇寧中章蔡竊柄黨逐善類徐中行聞之輙泆下去之黃巖

毀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　金史曰泰和三年四月勑點檢司致仕官入宫年高艱於步履者並聽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　元史曰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挈以歸　又曰石天麟年七十餘憲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矣出入宫掖杖此可也

杖三

原扶老 增引行 易林云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曾孫壽考凶害不起 宋史曰趙抱一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招之者以扶引行杖頭有氣如烟且香 原青筇 增朱藤 拾遺錄云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杖青筇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白居易有朱藤杖詩 原青檀 增紫竹 應貞朱杖序云朱杖者其物蓋譙都諸德聲之有也其木青檀端而勁甚 宋歐陽徹有紫竹杖詩 原麟角 增鶴膝 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賦 滑確類書云孟浩然有鶴膝杖 原銀角 增鐵拄 魏武與楊彪書云今贈足下銀角杖一枚 東坡詩集云柳真齡寶一鐵拄杖如楖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 原青藜

赤節 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禄閣有老人黄衣植青藜吹杖端燗然曰我太乙之精 眞誥云楊羲夢蓬莱仙翁拄赤九節杖而視白龍

增玉箱 **金策** 漢武内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王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以入椁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主姓名也 林逋送人游天台詩云金策若回聊爲説慰予終老愛山心注金策錫杖也

藜牀 **木枴** 賈氏説林云呼子仙夜不卧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留其杖子仙故人陸麟寳之謂之藜牀 五代史云契丹犯京師上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一木枴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歸彼國人望之皆避

飾鳩 **刻塔** 風俗通云漢髙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異此鳥故飾鳩於杖

以賜老人　談藪云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建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氣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化橋　爲馬　開元遺事曰羅公遠秋夜與明皇玩月乃取杖向空中擲之化爲橋請帝同登遂至大城門牓曰廣寒清虛府乃月宮也　元史曰舒穆嚕明安爲童子時嘗騎杖爲馬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喧諱者

開花　植蔓　陶家瓶餘事曰徐鳳有一杖直如筆管每年生一節二十年後每年縮一節三月間杖之四面青赤白黑各開一花不知何木也　山堂肆考曰僧曇霄遊蒲蒟谷見枯蔓堪爲杖持歸植之遂活高數仞

原應門　增畫地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　孔帖云劉季述以所持釦杖畫地責帝

原折笄　叩脛國語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語以杖叩其脛　論

挂錢　荷蓧晉書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肆便獨酣暢　論

語曰以杖荷蓧　翼德　戒驕殷允杖銘翼德扶者在驕　應貞杖箴高明執之戒

蕩　化鄧林　投葛陂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走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神仙傳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術士乘　增仙人賜鄧德明南康記云南野縣有術士陳憐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輙化爲青竹杖　滑確類書曰天師杜光庭驕龍杖紅如腥肉重若玉石非藤非

竹所爲云是仙人所賜

竹方兄 木上座 桂苑叢談云唐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鎮浙右以方竹杖贈馬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方正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及德裕再鎮浙右問僧竹方兄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累日山堂肆考曰夾山問佛印和尚闍黎與什麼人同來曰木上座又問在什麼處曰在堂中夾山便到堂中師拈拄杖擲於夾山前夾山曰莫是須彌山得耶師曰月宮亦不逢見

介象青竹 王烈蒼藤 神仙傳曰介象令人騎青竹杖自吳往蜀列仙傳曰王烈曽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杖拄杖行地上雖馬奔不能及

杖四

原銅杖 武當山記云山有石室室中有板牀銅杖長七尺八寸

錫杖 法顯記云那端國有

大佛寺寺中有錫杖長六七尺許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內棺 三石遺事云佛圖澄死所持金錫杖內棺中後開棺視之惟見金杖

增懸舍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爲縊死大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旁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耳發塚視杖猶存

末曲 酉陽雜俎曰河雲院庫中有劉晏末曲杖是尋運路所乘

朝直 詳前杖二

落手 潛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中臂 魏文典論云魏文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遂與論劒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原下令索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

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應命投 魏略曰晉宣帝好學曹洪自以麤踈屈身輔帝帝恥往訪乃託病拄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召帝乃投杖以應命

浮江水 神異記曰陳敏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間宫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鐵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宫亭送杖於廟中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部衆取杖看之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江水上其疾如飛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

增倚石壁 交州記曰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倚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

原曳杖歌 檀弓曰孔子疾作負手曳杖消摇於門而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擁杖起 莊子曰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

農隱几闔户晝瞑妸荷甘日中叅户而入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嘐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

九節指日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絶久乃蘇息武帝使人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增一枚滅火 拾遺記曰櫟竺家富寶庫千間常賑生恤死馬廏旁有古塚夜聞泣聲尋之見一婦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剖棺見剥乞更深埋斂衣自掩竺從其言來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冠之惠竺挾杖而歸鄰家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禳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珠玉十分遺一火盛時見青衣童子十數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即滅

拄杖爲壽 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爲壽

拔杖更生列異傳云陳留史均字威明甞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埋我杖杖若拔出我得更生及死埋杖七日往覩杖果拔即掘出之平復如故

刺地成榛法顯記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木有五百盲人佛為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林

畫庭化崖宣室志云楊隱之謁唐先生將歸先生以杖畫地視其庭忽化懸崖萬仞巖谷重疊謂隱之曰陵谷既遷子將安歸隱之泣告乃以帚埽之其庭戶如故始得歸

王遥擔篋神仙傳曰王遥夜遇雨令弟子以九節杖擔篋冒雨而行衣不沾濕

郭休涉險開元遺事曰隱士郭休有夜明杖色如朱漆叩之有聲每出遇夜光照十步登危涉險未甞失足

杖五

原詩梁到溉餉任新安斑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斑斕質性甚綢直所以天天真爲有秉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任昉答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璘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蓋意矜此杖鄉辰復貧後坐彦俟荼方欠仲獻君千里笑紓我百憂嚬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增唐杜甫贈梓州刺史章

彝桃竹杖引詩曰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新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大復欲東西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劒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嚙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李嘉祐謝裴侍御見贈斑竹杖詩

曰騷人誇竹杖贈我意何深萬點湘妃淚三年賈誼心

頗持終白首誰道貴黃金他日歸愚谷偏宜緑綺琴

盧綸和徐法曹贈崔洛陽斑竹杖詩曰王幹一尋餘苔

花錦不如勁堪和醉倚輕好向空書採拂稽山曲因依

釋氏居芳辰將獨步豈與此君疎　韓愈和虞部盧汀

酬翰林錢徽赤藤杖歌曰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擕

自滇池滇王埽宫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繩橋拄過

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

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義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户飛電著壁搜蛟螭南宫清深禁闈密唱和有類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白居易咏紅藤杖詩曰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携步月處處把尋春勁健孤莖直踈圓六節勻火山生處遠瀘水洗來新粗細纔盈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

拄歸秦　張籍酬人贈藤杖詩曰病裏出門行步遲喜君相贈古藤枝倚來自覺身生力每向傍人説得時

又答僧拄杖詩曰靈藤爲拄杖白淨色如銀得自高僧手將扶病客身春游不騎馬夜會亦呈人持此歸山去深宜戴角巾　李商隱贈宗魯邛竹杖詩曰大夏資金策全溪贈所思静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僧閑暮有期風流眞底事常欲傍青羸　賈島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詩曰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

遲莫嫌滴瀝紅斑少却是湘妃淚盡時　曹松荅匡山
僧贈㮚栗杖詩曰㮚杖出匡頂百中無一枝雖因野僧
得猶畏岳神知畫月冷光在指雲秋片移宜留引蹇步
他日訪峨眉　僧䕶國贈張駙馬斑竹拄杖詩曰此君
與我在雲溪勁節奇文勝杖藜為有歲寒堪贈遠玉階
行處願提携　宋王禹偁送劉湛然道士節竹杖並贈
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
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因思漢武帝求此民力疲

明明聖天子德敎嘉四維僰僮與筰馬入貢何累累此竹日以賤輕視如蒿藜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况在紫微垣動爲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爲贈所謂得其宜少助𤣥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揞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節竹詩　蘇軾以鐵拄杖壽樂全先生並贈詩曰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作眼閑

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又以桄榔杖寄張文潛詩曰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蕈撥香獨步偶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遥知魯國眞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黄庭堅以天壇靈壽杖送華老詩曰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對親朋異時駟馬安車去拄到天壇須力能　歐陽徹謝人惠紫竹杖詩曰王猷珍重惠龍孫策險扶危

價莫論爛醉縣錢過酒肆狂吟步月打僧門虚心尚有凌雲操勁節原無染涙痕應向香山居士道朱藤雖好未爲尊　陳傅良憶筇杖詩曰岷峨山下節竹杖危者使安衰者壯秦皇漢武窮兵不可得我獨得之令丞相前年有旨還故園其冬急名朝日邊半歲驅馳數千里賴有此杖常扶顛倉皇又别修門去私室無人謹呵護夜半雷霆下取將兒叫妻啼留不住我聞丞相下峽時一物無有杖自隨屬當晏朝立仗久憐我弱脛疲坳蟜

如今步屧隨衰草十步趦趄九步倒假如杖在欲用之山精海怪震怒亦不保君不見杜陵桃竹歌常恐失之君山湖上之風波梓潼使君之贈尚爾耳況自丞相還如何　何夢桂答李郎中謝寄藤杖詩曰海南覓得古藤枝持與詩人杜牧之紫貝斑文鞭更爛赤龍蒼骨蜕尤奇路無夷險終全節用有行藏一任時非但與君扶脚力縱蛟剸虎要支持　金陳賡咏鐵拄杖詩曰閻王鐵杖如楖栗得自荒虛鬼神域鞭笞蛋蠻今幾年霧翳

原書卷次訛誤

雲蒸老蛟黑腹中有黄如清泉牙節宛轉聲鏗然天生神物不虚棄提携萬里歸坡仙坡仙騎鯨凌紫烟海山一去今千年人間俯仰成今古紛紛長物何須數洛陽銅駝卧荆棘昭陽石馬埋烟雨百斛鼎兩錢錐小大用舍皆兒嬉童顔鶴髮一節竹何似凌烟功臣玉貝高揞頤黄閣得君真耐久扶持四海經綸手會須拄到崑崙顛九點青烟看九有鐵耶杖耶吾不知誠將道眼窺天機一朝雷雨轟空陂須防化作蛟龍飛

元閻復咏梅

杖詩曰凍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比並鳩藤奈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横波只知功到調羮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明吳寛新製方竹杖詩曰紫玉新裁恰過肩斑斑四面帶湘煙病軀藉爾能扶直巧手煩渠莫削圓世事固知方則正時人應道曲能全此生得免模稜誚晚節相依尚挺然

夏言咏杖詩曰九節蒼蒼碧玉同隨行隨止伴衰翁寒蹊點雪鳩頭白春徑挨花鶴膝紅縮地一從人去後

敲門多在月明中扶危指佞兼堪用亘古誰如贊相功

丁敏咏簫杖詩曰嶰谷新裁六尺形半含宫徵半扶行吹時只恐乘龍去策處常疑作鳳鳴拄辟影憐秦女瘦敲門應合舜韶清月明拄向仙壇上同和鈞天奏九成

朱多炡以筇竹杖壽程母詩曰龍飛葛陂渚鳩刻漢王宫未若山中竹天然林下風一枝供燕喜萬里自蠶叢歷盡峨眉雪深知節操同

原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

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彌失乎
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
匠鑒乎林阿顧眄乎睎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
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
飾存乎尾首瑩牙為其眉額朗金為其觜距　周庾信
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
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令引進
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𩬊齒乃是江漢英靈荆

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
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
錦市送游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
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
雖復疏條勁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
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
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恥別有九
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

垂理　增文節竹杖賦曰沉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㛹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苦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文不自殊質而見賞韞諸鳴鳳之律制以成龍之杖拔條勁直璘斌色滋何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蔗雖甘不可以倚彼藜雖實不可以美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魯以分爵漢以錫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書横几玉麈筵則函之以後

拂之以前爾其擿芳林沿行樂軒除閒尊卑之垂恍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爲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瑶珮出芳房於蕙庭

原頌漢崔駰杖頌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雲而貽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禄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魏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貞斯直

植之永茂
原賛晉郭璞桃杖賛曰叢薄幽薈從風蔚猗簞以寧寢
枕以扶危　增宋黄庭堅筇竹杖賛曰厲廉隅而不劌
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
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咽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挂壁
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
乘間而孺子成名
增銘武王踐阼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

嗜欲惡乎相忌於富貴　原漢劉向一作崔瑗杖銘曰歴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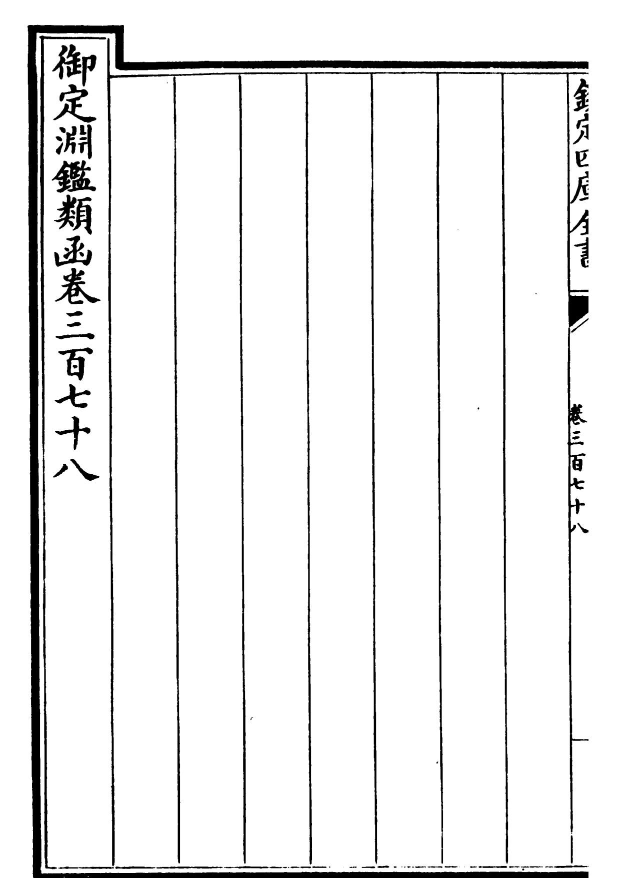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實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魏應貞朱

杖銘曰天作之杖於樵之株粵幹特挺非柘非榆　晉
蘇彥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
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
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殷允杖銘曰二老
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
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
道無元術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張華杖銘曰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傅玄杖銘曰杖正

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傅咸邛竹杖銘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簻簻鮮榦秀彼崇嘌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内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膂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增唐羅衮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宋陳瑩中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顛而不持

危而不扶將焉用彼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